

大東書局印行

足本
胡林翼全集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初版

胡林翼全集

平裝十二冊定價八元
精裝本另加實洋六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重編者

沈卓然
朱晉材

發行人

沈駿聲
上海北福建路三三一號

印刷所

大東書局
上海北福建路三三一號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四馬路三一〇號

分發行所

南京 長沙 西安 梧州 安慶
北平 濟南 徐州 雲南 南昌
天津 漢口 重慶 常德 哈爾濱
瀋陽 廈門 廣州 汕頭 無錫
開封 杭州 新嘉坡

大東書局

(材 晉 朱 者 對 校 書 本)

跋

國家盛衰，恆視人才賢否爲轉移。故武王有亂臣十人，以開八百之基；宣王有方叔召虎，以成中興之業。至其衰也，則反是，蓋在上者有才難之歎，而在下者有不遇之嗟矣。

清代中葉，紀綱日弛，吏治窳敗，而太平天國舉兵革命，海內鼎沸，殆哉岌岌。乃有胡文忠、曾文正、左文襄三賢之崛起，各盡其能，措拄艱危，然後清室因以復延，豈非得人之效歟。

方胡文忠之秉節武昌也，內則整軍經武，外則察吏安民；而於統籌餉糈，尤殫精慮。故論者以中興元功歸焉。衡其才智功績，洵爲一代名臣。李瀚章、序公遺集，以羊太傅爲媿，猶尙未得；以余觀之，公蓋方召之流亞也。全集校定，可殺青，因書於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朱晉材謹跋

讀史兵略

卷二十二

通鑑梁紀

益陽胡林翼纂

武帝天監元年。齊和帝東歸，以蕭憺爲都督荆湘等六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荊州軍旅之後，公私空乏，憺厲精爲治，廣屯田，省力役，存問兵死之家，供其乏困。自以少年居重任，謂佐吏曰：「政之不臧，士君子所宜共惜。吾今開懷，卿其無隱。」於是人人得盡意。民有訟者，皆立前待符教，決於俄頃，曹無留事，荆人大悅。

齊東昏侯嬖臣孫文明等，雖經赦令，猶不自安。五月乙亥夜，帥其徒數百人，因運荻炬，東仗入南北掖門，作亂，燒神虎門。總章勸入衛尉府，殺衛尉洗陽侯張宏策。前軍司馬呂僧珍直殿內，以宿衛兵拒之，不能卻。上戎服御前殿，曰：「賊夜來是其衆少，曉則走矣。」命擊五鼓，領軍將軍王茂驍騎將軍張惠紹聞難，引兵赴救，盜乃散走，討捕悉誅之。（按南北掖門，宮城南北門。雲龍門，臺城西門也。）

二年冬十月，魏任城王澄，命統軍党法宗、傳豎眼、太原王神念等，分兵寇東關、大峴、淮陵、九山。高祖珍將三千騎爲遊軍，澄以大軍繼其後。魏人拔關要，潁川大峴三城、白塔、清溪皆潰。先是南梁太守馮道根、成阜陵，初到修城隍，遠斥候，如敵將至，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胡氏曰：「其周防若怯，而臨戰則勇。」）城未畢，法宗等衆二萬奄至城下，衆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遷精銳二百人出與魏兵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閑暇，戰又不利，遂引去。道根將百騎擊祖珍，破之。魏諸軍糧運絕，引退，以道根爲豫州刺史。（按東關在巢縣，大峴山在合肥縣。淮陵，僑縣，在鳳陽府九山灣。淮水津要也，在盱眙縣。關要城，在東關。潁川，僑縣，在霍山縣。大峴城，在合肥縣東。白塔、牽城、清溪二戍，皆在淮上。阜陵，在全椒縣。梁豫州時治晉熙，今安慶府。五年始治合肥也。）

三年。魏人圍義陽，城中兵不滿五千人，食纔支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刺史蔡道恭，隨方抗禦，皆應手摧卻，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胡氏曰：「魏自去年十月圍義陽，蔡道恭卒於今年五月，自此以上，謂道恭疾未甚之前。」魏軍憚之，將退。會道恭疾篤，乃呼從弟驍騎將軍靈恩，兄子尚書郎僧繼，及諸將佐，謂曰：「吾受國厚恩，不能撲滅寇賊，今所苦轉篤，勢不支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衆皆流涕。道恭卒，靈恩攝行州事，代之城守。秋七月，魏人聞蔡道恭卒，攻義陽益急。短兵日接。曹景宗頓鑿嶼不進，但耀兵遊獵而已。上復遣甯朔將軍馬仙琕救義陽。仙琕轉戰而前，兵勢甚銳。元英結壘於上雅山，分命諸將伏於四山，示之以弱。仙琕乘勝直抵長圍，掩英營。英僞北以誘之，至平地縱兵擊之。統軍傅永，援甲執槊，單騎先入，唯軍主蔡三虎副之。突陳橫過，梁兵射永洞其左股，永拔箭復入。仙琕大敗，一子戰死。仙琕退走。英謂永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高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微，國家一將，奈何使賊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盡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軍中莫不壯之。仙琕復帥萬餘人進擊英，又破之，殺將軍陳秀之。仙琕知義陽危急，盡銳決戰，一日三交，皆大敗而返。胡氏曰：「馬仙琕力戰，使曹景宗以大軍繼之，魏必敗退，義陽全矣。」靈恩勢窮，八月乙酉降於魏。三關戍將聞之，亦棄城走。英使司馬陸希道爲露板，嫌其不精，命傅永改之。永不增文彩，直爲之陳列軍事處置形要而已。英深賞之。曰：「觀此經算，雖有金城湯池，不能守矣。」胡氏曰：「史言英伐其功，故深賞傅永，能爲之陳列。」按鑿嶼疑在合肥大小峴山間。上雅山，卽士雅山，在信陽州。今日大木山。三關，卽黃峴、武陽、平靖，在信陽州南，湖北應山縣北。春秋之大隧，直轅冥阨也。」

衛尉鄭紹叔忠於事上，外所聞知，纖豪無隱，每爲上言事，善則推功於上，不善則引咎歸己。上以是親之，詔於南義陽置司州，移鎮關南，以紹叔爲刺史。紹叔立城隍，繕器械，廣田積穀，招集流散，百姓安之。魏置郢州於義陽，以司馬悅爲刺史。上遣馬仙琕築竹敦、麻陽二城於三關，南司馬悅遣兵攻竹敦，拔之。（按竹敦在信陽州，麻

陽，在麻城縣北。

九月，柔然侵魏之沃野，及懷朔鎮，詔車騎大將軍源懷出行北邊，指授方略，隨須徵發，皆以便宜從事。懷至雲中，柔然遁去。懷以爲用夏制夷，莫如城郭，還至恆代，按視諸鎮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築城置戍之處，欲東西爲九城，及儲糧積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勢，凡五十八條，表上之，曰：「今定鼎成周，去北遙遠，代表諸國，頗或外叛，仍遭旱飢，戎馬甲兵，十分闕入，謂宜準舊鎮東西相望，令形勢相接，築城置戍，分兵要害，勸農積粟，警急之日，隨便討彼遊騎之寇，終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無憂矣。」魏主從之。（按沃野鎮在河套北，懷朔鎮在歸化城。）

四年，魏王足圍涪城，蜀人震恐，益州城戍，降魏者什二三，民自上名籍者，五萬餘戶，邢巒表於魏主，請乘勝進取蜀，以爲「建康」都，相去萬里，陸行既絕，胡氏曰：「自襄陽西行，遵陸可以至蜀，梁州既入於魏，則陸路斷矣。」惟資水路，水軍西上，非周年不達，益州外無軍援，一可圖也。頃經劉季連反，鄧元超攻圍，資儲空竭，吏民無復固守之志，二可圖也。蕭淵藻裙屐少年，未洽治務，宿昔名將，多見囚戮，今之所任，皆左右少年，三可圖也。蜀之所恃，唯在劍閣，今既克南安，已奪其險，據彼竟內，三分已一，自南安向涪，方軌無礙，前軍累敗，後衆喪魄，四可圖也。淵藻是蕭衍骨肉至親，必無死理，若克涪城，淵藻安肯城中坐而受困，必將望風逃去，若其出關，庸蜀士卒驚怯，弓矢寡弱，五可圖也。臣內省文吏，不習軍旅，賴將士竭力，頗有薄捷，既克以阻，民心懷服，瞻望涪，益旦夕可圖。正以兵少糧匱，未宜前出，今若不取，後圖便難，况益州殷實，戶口十萬，比壽春，義陽，其利三倍。朝廷若欲進取，時不可失，若欲保境甯民，則臣居此無事，乞歸侍養。」巒又表稱：「昔鄧艾鍾會帥十八萬衆，傾中國資儲，僅能平蜀，所以然者，圖實力也，况臣才非古人，何宜以二萬之衆，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據得要害，士民慕義，此往則易，彼來則難，任力而行，理有可克。今王足已逼涪城，脫得涪，則益州乃成擒之物，但得之有早晚耳，且梓潼已

附民戶數萬，朝廷豈可不守？又劍閣天險，得而棄之，良可惜矣。臣誠知戰伐危事，未易可爲；自軍度劍閣以來，髮中白日，夜戰懼，何可爲心？所以勉強者，既得此地而自退不守，恐負陛下之爵祿故也。且臣之意，正欲先取涪城，以漸而進，若得涪城，則中分益州之地，斷水陸之衝。胡氏曰：「魏已得劍閣，進取成都，涪當其衝，梁兵由內水而上，救成都，涪亦當其衝。」彼外無援軍，孤城自守，何能復持久哉？臣今欲使軍軍相次，聲勢連接，先爲萬全之計，然後圖功，得之則大利，不得則自全。又巴西南鄭相距千四百里，去州迢遞，恆多擾動，昔在南之日，以其統緒勢難，曾立巴州，鎮靜夷獠，梁州藉利因而表罷。彼土民望嚴蒲何楊，非惟一族，雖率居山谷，而豪右甚多，文學風流亦爲不少，但以去州既遠，不獲仕進，至於州綱無由勵述，是以鬱快多生異圖。比道遷建義之始，嚴元思自號巴州刺史，克城以來，仍使行事。巴西廣袤千里，戶餘四萬，若於彼立州，鎮攝華獠，則大帖民情，從墊江以東，不勞征伐，自爲國有。」（胡氏曰：「李雄譙縱取蜀東，不能過墊江，以苻秦兵力之盛，取梁益如反掌，墊江以東，苻秦不能有也。邢巒之圖蜀，亦規墊江以西而已，蓋地利足恃也。我朝自紹定失蜀，彭大雅遂城渝爲制府，支持西蜀，且四十年，渝古墊江之地也。」）魏主不從。先是，魏主以王足行益州刺史，更以梁州軍司泰山羊祉爲益州刺史，王足聞之不悅，輒引兵還，遂不能定蜀。巒在梁州，接豪右以禮，撫小民以惠，州人悅之。（按劍閣在劍州北，南安卽劍州也。其西南梓潼，又西南則綿州卽涪也，去成都益近矣。）

五年二月乙丑，徐州刺史昌義之與魏平南將軍陳伯之戰於梁城，義之敗績。臨川王宏使記室吳興邱遲爲書遺伯之曰：「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沈迷猖獗，以至於此。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尙在，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鷲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想早勵良圖，自求多福。」庚寅，伯之自壽陽梁城，擁衆八千來降。魏人殺其子虎牙，詔復以伯之爲西豫州刺史，未之任，復以爲通直散騎常侍。（胡氏曰：「不使之出當邊鎮，恐其復叛也。」）久之，卒於家。（按梁城晉所橋

立梁郡也，在鳳陽縣西南。）

五月辛未，太子右衛率張惠紹等侵魏徐州，拔宿預，執城主馬成龍。乙亥，北徐州刺史昌義之拔梁城，豫州刺史韋叡遣長史王超等攻小岷，未拔。叡行圍柵，魏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者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耳。」叡曰：「不然。魏城中二千餘人，足以固守，今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者也。若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韋叡法不可犯也。」遂進擊之，士皆殊死戰，魏兵敗走。因急攻之，中宿而拔，遂至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景略等攻合肥，久未下。叡按山川，夜帥衆堰肥水，頃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築東西小城，合肥先攻二城，魏將楊靈允帥衆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請奏益兵。叡笑曰：「賊至城下方求益兵，將何所及？且吾求益兵，彼亦益兵，兵貴用奇，豈在衆也？」遂擊靈允，破之。叡使軍主王懷靜築城於岸以守堰，魏攻拔之，城中千餘人皆沒。魏人乘勝至堰下，兵勢甚盛，諸將欲退還巢湖，或欲保三叉。叡怒曰：「甯有此耶？」命取鐵扇、麾幢，樹之堰下，示無動志。魏人來擊堰，叡親與之爭。魏兵卻因築壘於堰以自固。叡起鬪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城中人皆哭。守將杜元倫登城督戰，中弩死。辛巳，城潰，俘斬萬餘級，獲牛羊以萬數。叡體素羸，未嘗跨馬，每戰常乘板輿，督厲將士，勇氣無敵。晝接賓旅，夜半起，算軍書，張燈達曙，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館宇藩牆皆應準繩。諸軍進至東陵，有詔班師去。魏城既近，諸將恐其追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於是遷豫州治合肥（按宿預卽宿遷縣，魏之南徐州也。梁城在鳳陽縣，梁之北徐州也。梁南徐州治今鎮江，故此曰北徐州。梁此後豫州治合肥，肥水在城西，卽施水也。下流入巢湖，在合肥西南。三叉，今日三河鎮，東陵鄉在商城縣。）

臨川王宏以帝弟將兵器械精新軍容甚盛，北人以爲百數十年所未有。軍次洛口，前軍克梁城，諸將欲乘勝深入，宏性儒怯，部分乖方。魏詔邢巒引兵渡淮，與中山王英合攻梁城。宏聞之懼，召諸將議旋師。呂僧珍曰：

「知難而退，不亦善乎？」宏曰：「我亦以爲然。」柳惔曰：「自我大衆所臨，何城不服？何謂難乎？」裴邃曰：「是行也，固敵是求，何難之避？」馬仙琕曰：「王安得亡國之言？天子掃境內以屬王，有前死一尺，無卻生一寸。」昌義之怒，須髮盡磔，曰：「呂僧珍可斬也。豈有百萬之師，出未逢敵，望風遽退，何面目得見聖主乎？」朱僧勇、胡辛生拔劍而退曰：「欲退自退，下官當前向取死。」議者罷出，僧珍謝諸將曰：「殿下昨來風動，意不在軍，深恐大致沮喪，故欲全師而返耳。」宏不敢遽違羣議，停軍不前。魏人知其不武，遺以巾幘。且歌之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虎。」虎謂韋叡也。僧珍嘆曰：「使始與吳平爲帥而佐之，豈有爲敵人所侮如是乎？」一欲遣裴邃分軍取壽陽，大衆停洛口。宏固執不聽，令軍中曰：「人馬有前行者斬。」於是將士人懷憤怒。張惠紹號令嚴明，所至獨克。軍於下邳，下邳人多欲降者。惠紹諭之曰：「我若得城，諸卿皆是國人，若不能克，徒使諸卿失鄉里，非朝廷弔民之意也。今且安堵復業，勿妄自辛苦。」降人咸悅。乙丑夜，洛口暴風雨，軍中驚臨川王宏與數騎逃去。將士求宏不得，皆散歸。棄甲投戈，填滿水陸，捐棄病者及羸老死者近五萬人。宏乘小船濟江，夜至白石壘，叩城門求入。臨汝侯淵猷登城謂曰：「百萬之師，一朝鳥散，國之存亡未可知也。恐姦人乘間爲變，城不可夜開。」宏無以對，乃縋食饋之。時義之軍梁城，聞洛口敗，與惠紹皆引兵退。（按洛口在鳳陽縣西南，梁城之東。梁城又在入公山東。此見梁武之違才用人，不待老之將至，耄已及之矣。）

冬十月，魏中山王英進圍鍾離。魏主詔鄒鬱引兵會之。鬱上表以爲：「南軍雖野戰非敵，而城守自餘。今盡銳攻鍾離，得之則所利無幾，不得則虧損甚大。且介在淮外，借使束手歸順，猶恐無糧難守。况殺士卒以攻之乎？又征南士卒，從戎二時，疲弊死傷，不問可知。雖有乘勝之資，懼無可用之力。若臣愚見，謂宜修復舊戍，撫循諸州，以俟後舉。」鬱又表以爲：「今中山進軍鍾離，實所未解。若爲得失之計，不顧萬全，直襲廣陵，出其不備，或未可知。若正欲以八十日糧取鍾離城者，臣未之前聞也。彼堅城自守，不與人戰，城塹水深，非可填塞。空坐至春，士卒

自辨。若遣臣赴彼，從何致糧？夏來之兵，不齎冬服，脫遇冰雪，何方取濟？臣甯荷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鍾離天險，朝貴所具，若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克狀。」乃召鬱還，更命鎮東將軍蕭寶寅與英同圍鍾離。

六年春正月，魏中山王英與平東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萬，攻鍾離。鍾離城北阻淮水，魏人於邵陽州兩岸爲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英據南岸攻城，大眼據北岸立城，以通糧運。城中衆纔三千人，昌義之督帥將士隨方抗禦。魏人以車載土填塹，使其衆負土隨之，嚴騎感其後，人有未及同者，因以土塗之，俄而塹滿。衝車所撞，城土輒頽，義之用泥補之，衝車雖入而不能壞。魏人晝夜苦攻，分番相代，鑿而復升，莫有退者。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萬計。魏人死者與城平。二月，魏主召英使還，表稱「臣志殲逋寇，而月初以來，霖雨不止，若三月晴霽，城必可克。願少賜寬假。」魏主復詔曰：「彼土蒸濕，無宜久淹。勢雖必取，乃將軍之深計；兵久力殆，亦朝廷之所憂也。」英猶表稱必克。魏主遣步兵校尉范紹詣英，議攻取形勢。紹見鍾離城堅，勸英引還，英不從。胡氏曰：「元英違衆議，志在必克，鍾離恃義陽之勝而驕也。」兵法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又曰：「兵驕者敗。」其謂是與？上命豫州刺史韋叡將兵救鍾離，受曹景宗節度。叡自合肥取直道，由陰陵大澤，行值澗谷，輒飛橋以濟，師入畏。魏兵盛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况緩乎？魏人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至邵陽。上豫勅曹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胡氏曰：「曹景宗，新野人，韋叡以京兆著姓，居襄陽，旣同州鄉，而韋爲望族。」景宗見叡禮甚謹，上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景宗與叡進頓邵陽洲，叡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爲城，去魏城百餘步。南梁太守馮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比曉而營立。胡氏曰：「杜佑通典曰：『凡築城，下闊與體倍，上闊與下倍。城高五丈，下闊二丈五尺，上闊一丈二尺五寸，高下闊狹，以此爲準。料功上闊，下加闊，得三丈七尺五寸半之得，一丈八尺七寸五分。』

以高五丈乘之一尺之城，積數得九十三丈七尺五寸。每一功日築土二尺，計功約四十七人一步。五尺之城，計役二百三十五人，一百步計役二萬三千五百人，率一里則十里可知。其出土負簣，並計之大功之內。城濠面闊二丈，深一丈，底闊一丈，以面闊加底，積數太半之，得數一丈五尺，以深一丈乘之，擊濠一尺，得數一十五丈。每一人計功日出三丈，計功五人一步，五尺計功二十五人，十步計功二百五十人，一里計功七萬五百人，以此爲數，則百里可知。〔一〕魏中山王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景宗等器甲精新，軍容甚盛，魏人望之奪氣。景宗慮城中危懼，募軍士言文達等潛行水底，齋勃入城，城中始知有外援，勇氣百倍。楊大眼勇冠軍中，將萬餘騎來戰，所向皆靡，敵結軍爲陳，大眼聚騎圍之，敵以彊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穿中，殺傷甚衆，矢貫大眼右臂，大眼退走。明旦，英自帥衆來戰，敵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英乃退。魏師復夜來攻城，飛矢雨集，敵子黯請下城以避箭，敵不許，軍中驚，敵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一〕胡氏曰：「此確鬪也。兩軍營壘相逼，旦暮接戰，勇而無剛者，不能支久。韋叡於此是難能也。比年襄陽之守，使諸將連營而前，如韋叡之略，城猶可全，不至誤國矣。〔一〕牧人過淮北伐芻藁者，皆爲大眼所略。景宗募勇敢士千餘人，於大眼城南數里築壘，大眼來攻，景宗擊卻之，壘成，使別將趙草守之，有抄掠者，皆爲草所獲。是後始得從芻牧。上命景宗等豫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爲火攻之計，令景宗與劉各攻一橋，劉攻其南，景宗攻其北。〔一〕胡氏曰：「魏於邵陽洲兩岸立橋，南橋以接元英之兵，北橋以接楊大眼之兵。〔一〕三月淮水暴漲六七尺，劉使馮道根與廬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劍等乘鬪艦競發，擊魏洲上軍盡殪，別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烟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俱盡。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軍大潰，英見橋絕，脫身棄城走，大眼亦燒營去。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其器甲，爭投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敵遣報義之，義之悲喜不暇答語，但叫曰：「更生，更生！」諸軍逐北至臧水上，英單騎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尸相枕藉，生擒五萬人，收其資糧器械山

積牛馬驢騾，不可勝計。景宗與羣帥爭先告捷，勸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胡氏曰：「史言韋勸有功不伐。」）詔增景宗勸爵邑，義之等受賞各有差。（按陰陵大澤，在定遠縣西，澱水注以爲渙水，是也，在靈璧五河二縣之北。）

七年。冬十月，魏懸瓠軍主白早生殺豫州刺史司馬悅，自號平北將軍，求救於司州馬仙琕。時荊州刺史安成王秀爲都督，仙琕鑒求應赴，參佐咸謂宜待臺報。秀曰：「彼待我以自存，援之宜速，待勸雖舊，非應急也。」卽遣兵赴之。上亦詔仙琕救早生，仙琕進頓楚王城，遣副將齊苟兒以兵二千助守懸瓠。魏以尙書邢巒行豫州事，將兵擊早生。魏主問之曰：「卿言早生走也，守也，何時可平？」對曰：「早生非有深謀大智，正以司馬悅暴虐，乘衆怒而作亂，民迫於凶威，不得已而從之。縱使梁兵入城，水路不通，糧運不繼，亦成禽耳。早生得梁之援，窮於利欲，必守而不走。若臨以王師，士民必翻然歸順，不出今年，當傳首京師。」魏主悅，命巒先發，使中山王英繼之。巒帥騎八百倍道兼行，五日至鮑口。丙子，早生遣其大將胡孝智將兵七千，離城二百里決戰，巒奮擊大破之，乘勝長驅至懸瓠。早生出城逆戰，又破之，因渡汝水，圍其城。詔加巒都督，南討諸軍事。十一月，魏主聞巒屢捷，命中山王英趣義陽。英以衆少，累表請兵，弗許。英至懸瓠，輒與巒共攻之。十二月，己未，苟兒等開門出降，斬早生及其黨數十人。英乃引兵前趨義陽。甯朔將軍張道凝先屯楚王城，癸亥，棄城走。英追擊斬之。魏義陽太守辛祥與婁悅共守義陽，將軍胡武城、陶平虜攻之。祥夜出襲其營，擒平虜，斬武城。由是州境獲全。（按楚王城在新蔡縣鮑口，汝水津也，在汝甯府北。）

八年。春正月，魏中山王英至義陽，將取三關。先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克一關，兩關不待攻而破。攻難不如攻易，宜先攻東關。」（胡氏曰：「東關卽武陽關。」）又恐其并力於東，乃使長史李華帥五統向西關。（胡氏曰：「五統五統軍之衆，西關卽平靖關也。」）以分其兵勢，自督諸軍向東關。先是，馬仙琕使

雲騎將軍馬廣屯長薄，軍主胡文超屯松峴。丙申，英至長薄。戊戌，長薄潰，馬廣遁入武陽。英進圍之。上遣冠軍將軍彭龜生、驃騎將軍徐元季將兵援武陽。英故縱之使入城，促兵攻之。六日而拔虜三將及士卒七千餘人，進攻廣峴。胡氏曰：「廣峴，卽黃峴關。」太子左衛率李元履棄城走，又攻西關。馬仙琕亦棄城走。上使南郡太守韋叡走兵救仙琕，叡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壑，起高樓，衆頗譏其示怯。叡曰：「不然，爲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中山王英急追仙琕，將復郢陽之恥。聞叡至，乃退。上亦有詔罷兵。胡氏曰：「東關，卽武陽關。西關，卽平靖關。然則九里關爲中關也。長薄，卽長陵關。松峴，卽松子關。廣峴，卽黃土關。皆在三關東南。今羅田麻城二縣北。」

十年三月，琅邪民王萬壽殺東莞琅邪二郡太守劉晰，據朐山。召魏軍。魏徐州刺史盧昶遣郟城戍副張天惠、琅邪戍主傅文驥相繼赴朐山。青冀二州刺史張穆遣兵拒之，不勝。夏四月，文驥等據朐山，詔振遠將軍馬仙琕擊之。魏又遣將軍蕭寶寅、趙遠將兵據朐山，受盧昶節度。五月，仙琕圍朐山，稷權頓六里，以督饋運。上數發兵助之。昶本儒生，不習軍旅。冬十一月，朐山城中糧樵俱竭，文驥以城降。十二月庚辰，昶引兵先遁，諸軍相繼皆潰。會大雪，軍士凍死，及墮手足者三分之二。仙琕追擊大破之，二百里間，僵尸相屬。兵免者什一二，收其糧畜器械，不可勝數。昶單騎而走，棄其節傳儀衛俱盡。至郟城，借趙節，卽以爲軍威。魏主命黃門侍郎甄琛、駙馬鎮昶窮其敗狀。唯寶寅、全軍而歸。昶之在朐山也，御史中尉游肇言於魏主曰：「朐山，蕞爾僻在海濱，卑涇難居，於我非急。於賊爲利，爲利故必致死以爭，非急故不得已而戰，以不得已之衆，擊必死之師，恐稽延歲月，所費甚大。假令得朐山，徒致交爭，終難全守。所謂無用之田也。聞賊屢以宿豫求易朐山，若必如此，持此無用之地，復彼舊有之疆，兵役時解，其利爲大。」魏主將從之。會昶敗，遷肇侍中。仙琕爲將，能與士卒同勞逸，所衣不過布帛，所居無幃幕衾屏，飲食與廝養最下者同。其在邊境，常單身潛入敵境，伺知壁壘村落險要處，所攻戰多捷。士卒亦樂爲

之用。（按東海、琅邪二郡，劉宋僑置青州所領，卽今海州朐山，在州南四里。郟城縣，今屬沂州府。梁青冀二州，治海州東郁州山。史載蕭宏盧昶，皆見時主，用違其才。馬仙琕，周知壁壘村，落險要，則聞帥之要也。）

十二年夏五月，壽陽久雨，大水入城，廬舍皆沒。魏揚州刺史李崇勒兵泊於城上，水增未已，乃乘船附於女牆，城不沒者二板。將佐勸崇棄壽陽，保北山。胡氏曰：「壽陽北山，卽八公山也。」崇曰：「吾忝守藩岳，德薄致災，淮南萬里，繫於吾身，一旦動足，百姓瓦解。揚州之地，恐非國物，吾豈愛一身，取愧王尊？」胡氏曰：「漢王尊爲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堤，老弱奔走，尊止宿堤上，吏民爭叩頭救止，尊不肯去，及水盛堤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卻，同還。吏民咸壯尊之勇節。」但憐此士民無辜同死，可結筏隨高人，親自脫，吾必與此城俱沒，幸諸君勿言。」揚州治中裴綯，帥城南民數千家，汎舟南走，避水高原，謂崇還北，因自稱豫州刺史，與別駕鄭祖起等，送任子來請降。馬仙琕遣兵赴之，崇聞綯叛，未測虛實，遣國侍郎韓方興單舸召之。綯聞崇在，悵然驚恨，報曰：「此因大水顛倒，爲衆所推，今大計已爾，勢不可追。恐民非公民，吏非公吏，願公早行，無犯將士。」崇遣從弟甯朔將軍神等，將水軍討之。綯戰敗，神追拔其營，綯走，爲村民所執，還至尉升湖。曰：「吾何面見李公乎？」乃投水死。崇上表以水災求解州任，魏主不許。崇沈深寬厚，有方略，得士衆心。在壽春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來無不摧破，鄰敵謂之臥虎。上屢設反間以疑之，而魏主素知其忠篤，委信不疑。（按尉升湖在壽州北。）

十三年，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上以爲然。使水工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暉視地形，咸謂：「淮內沙土漂輕，不堅實，功不可就。」上弗聽。發徐揚民，率二十戶取五丁，以築之。假太子右衛率康綯都督淮上諸軍事，并護堰作於鍾離，役人及戰士合二十萬，南起浮山，北抵嶠石，依岸築土，合脊於中流。（按浮山、嶠石皆在泗州盱眙縣西，史言用弗詢之謀。）

十五年。先是，左遊擊將軍趙祖悅襲魏西碛石據之，以逼壽陽。更築外城，徙緣淮之民，以實城內。將軍田道龍等，散攻諸戍。魏揚州刺史李崇，分遣諸將拒之。魏遣將軍崔亮攻西碛石，又遣蕭寶寅決淮堰。亮攻碛石未下，至是歲正月，亮與崇約水陸俱進。崇屢違期不至。胡太后以諸將不壹，乃以吏部尚書李平爲使持節，鎮軍大將軍，將步騎二千赴壽陽，別爲行臺，節度諸軍。如有乖異，以軍法從事。寶寅遣劉智文等渡淮，攻破三壘。二月，乙巳，又敗將軍垣孟孫等於淮北。平至碛石，督崇亮等水陸進攻，無敢乖互。戰屢有功。上使左衛將軍昌義之將兵救浮山，未至。康絢已擊魏兵卻之。上使義之與直閣王神念、沂淮救碛石。亮遣將軍崔延伯守下蔡。延伯與別將伊婁生夾淮爲營。延伯取車輪去輜，削銳其輜，兩兩接對，採竹爲垣，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爲橋，兩頭施大鹿盧，出沒隨意，不可燒斫。旣斷祖悅走路，又令戰艦不通。義之神念屯梁城，不得進。胡氏曰：「吾國之失襄陽，亦以水陸援斷，而諸將不進也。」平部分水陸攻碛石，克其外城。乙丑，祖悅出降，斬之，盡俘其衆。按鳳臺縣北淮濱兩岸有山，破曰碛石。東西築城，淮北曰西碛石，魏境也。下蔡在淮西岸，去鳳臺縣三十里。梁城在東北。

夏四月，淮堰成長九里，下廣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樹以杞柳，軍壘列居其上。或謂康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若壅聚東注，則游波寬緩，堰得不壞。」絢乃開聚東注。又縱反間於魏曰：「梁人所懼，開聚不畏野戰。」蕭寶寅信之，鑿山深五丈，開堰北注。水日夜分流，猶不減。魏軍竟罷歸。水之所及，夾淮方數百里。李崇作浮橋於碛石戍間，又築魏昌城於八公山東南，以備壽陽城壞。居民散就岡隴，其水清澈，俯視廬舍冢墓，了然在下。初，堰起於徐州境內，刺史張豹子宣言：「謂已必掌其事。旣而康絢以他管來監作，豹子甚慚。」俄而敕豹子受絢節度。豹子遂譖絢與魏交通，上雖不納，猶以事畢徵絢還。初，浮山堰成而復潰，疑爲蛟龍所爲，乃運東西治鐵器數千萬斤，沈之。伐樹爲井幹，填石加土，緣淮百里，木石俱盡。按此卽洪湖高堰之椎輪也。聚，集韻爲湫之或體，廣韻湫，北人呼水池名。

魏元法僧遣其子景隆將兵拒張齊。齊與戰於葭萌，大破之，屠十餘城，遂圍武興。法僧嬰城自守，境內皆叛。法僧遣使間道告急於魏。魏驛召鎮南軍司傅豎眼於淮南，以爲益州刺史，將步騎三千以赴之。豎眼入境，轉戰三日，行二百餘里，九遇皆捷。五月，豎眼擊殺梁州刺史任太洪，民獫聞豎眼至，皆喜，迎拜於路者相繼。齊退保白水，豎眼入州，白水以東，民皆安業。魏梓潼太守苟金龍領關城戍，主梁兵至，金龍疾病，不堪部分。其妻劉氏，帥厲城民，乘城拒戰，百有餘日，士卒死傷過半。戍副高景謀叛，劉氏斬景及其黨與數十人，自餘將士，分衣減食，勞逸必同，莫不畏而懷之。并在城外爲梁兵所據，會天大雨，劉氏命出公私布絹及衣服懸之，絞而取水，城中所有雜物悉儲之。豎眼至，梁兵乃退。魏人封其子爲平昌縣子。六月，張齊數出白水，侵魏葭萌。豎眼遣虎威將軍強蚪攻信義將軍楊興，起殺之，復取白水。甯朔將軍王光昭又敗於陰平。齊親帥驍勇二萬餘人與豎眼戰。秋七月，齊軍大敗走還。小劍、大劍諸戍皆棄城走，東益州復入於魏。按葭萌在廣元縣，武興今略陽縣，白水在昭化縣西北。陰平在廣元縣，非鄧艾陰平道也。大小劍山皆在劍州。康綯既還，張豹子不復修淮堰。九月丁丑，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里。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初，魏人患淮堰，以任城王澄爲大將軍，大都督，南討諸軍事，勒衆十萬將出徐州來攻堰，尙書右僕射李平以爲不假兵力，終當自壞，及聞破，太后大喜，賞平甚厚，澄遂不行。

任城王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恐賊虜闖邊，山陵危迫，奏求重鎮將之選，修警備之嚴。詔公卿議之。廷尉少卿袁翻議以爲：「一比緣邊州郡，官不擇人，唯論資拔，或值貪污之人，廣開戍選，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屬皆無防寇之心，唯有聚斂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若遇強敵，卽爲奴虜，如有執獲，奪爲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工，少閑草木之作，無不搜營窮壘，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深山，或芟草平陸，販賣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祿旣不多，貲亦有限，皆收其實絹，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功，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

疾苦，死於溝瀆者，什常七八。胡氏曰：「自古至今，守邊之兵，皆病於此。」是以鄰敵伺間，擾我疆場，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也。愚謂自今以後，南北邊諸藩，及所統郡縣府佐統軍，至於戍主，皆令朝臣王公以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若稱職及敗官，并所舉之人，隨事賞罰。太后不能用，及正光之末，北邊盜賊羣起，遂逼舊都，犯山陵，如澄所慮。胡氏曰：「正光四年，破六韓，拔陵衛，可孤等反，孝昌初年，雲中沒矣。」

普通二年六月，丁卯，義州刺史文僧明，邊城太守田守德，擁所部降魏，皆蠻首也。魏以僧明爲西豫州刺史，守德爲義州刺史。秋七月丁酉，以大匠卿裴邃爲信武將軍，假節督衆軍討義州，破魏。義州刺史封壽於檀公峴，遂圍其城。壽請降，復取義州。魏以尙書左丞張普惠爲行臺，將兵救之，不及。以裴邃爲豫州刺史，鎮合肥。邃欲襲壽陽，陰結壽陽民李瓜花等爲內應。邃已勒兵爲期日，恐魏覺之，先移揚州云：「魏始於馬頭置戍，如聞復欲修白捺故城，若爾便相侵逼，此亦須營歐陽，設交境之備。今板卒已集，唯聽信還。」揚州刺史長孫稚謀於僚佐，皆曰：「此無修白捺之意，宜以實報之。」錄事參軍楊侃曰：「白捺小城，本非形勝，邃好狡數，今集兵遣移，恐有他意。」稚大悟曰：「錄事可亟作移報之。」侃報移曰：「彼之集兵，想別有意，何爲妄構白捺？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勿謂秦無人也。」邃得移，以爲魏人已覺，即散其兵。瓜花等以失期，遂相告發，伏誅者十餘家。按，義州在羅田縣東北，邊城郡在黃岡縣北。檀公峴，卽大別山，在羅田東北，與霍邱西南分界處。今長陵關所在之山，疑春秋以來之大別，必非禹貢之大別也。魏，義州在霍邱西南，檀公峴北，今壽州西北二十里，有馬頭城，其東有白捺，戍，東南有歐陽。戍。

初，高車王彌俄突死，其衆悉歸嚧噠；後數年，嚧噠遣彌俄突弟伊飢，帥餘衆還國。伊飢擊柔然，可汗婆羅門大破之。婆羅門帥十部落詣涼州請降於魏，柔然餘衆數萬相帥迎阿那瓌。阿那瓌表稱：「本國大亂，百姓別居，迭相抄掠，當今北人鴿望待拯，乞依前恩，給臣精兵一萬，送臣磧北，撫定荒民。」詔付中書門下博議。涼州刺史